

海南

五指山中的城市

吴叶 文/摄



冬天不冷夏天不热。其实这里是热带雨林气候,没有四季,只有干湿之分,每年五月到十月是雨季,午间酷日后一场对流雨,洒向人间都是爽,十一月到来年四月是旱季,很少下雨,但是并不干旱,满山植物溪流蒸腾,空气照样滋润。

海南公路建设很好,通什交通也方便,224国道穿城而过,南至三亚约两个小时,北至海口就远些了,约四小时。如果要去五指山主峰景区,那么通什是必经的中转,由市区到景区大约半小时车程,每天有好多班车往返。

五指山耸立在海南岛的中部,从四面向大海落下去,山间大大小小的河谷台地,聚居着黎族,还有苗族,小的是村寨,大些的就成为市镇,通什就是这样一个地方。因河谷里森林青翠一片,有如山间一块翡翠,所以通什也叫翡翠城。通什境内有五指山的主峰,为了开发旅游,现在通什已改称为五指山市,但在本地依然叫通什,比如,通什大桥,通什二桥,等等。通什是黎语,意为河谷,古老的地名总是承载着古老的文明的。南圣河是岛上海拔最高的河流,从山上下来,在这里打了个弯,形成一个n形的河套,套里横三条竖三条街(当然是主街,小巷小路不算),套外一条长街,加上三座水泥石桥一座吊桥,就是市区的全部了。别看地方不大,兜一圈不超过一

小时,但这里曾经是五指山区乃至海岛南部的政治文化中心,因为当年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的首府就在这儿,辖区一直到海,包括三亚的前身崖县。自然而然的,一些重要的机构学校什么的都设立在此,比如,海南第二医院,第二卫校,第二中学(第一医院、第一卫校、第一中学都在海口),海南民族师范,海南技工学校,还有琼州大学,等等。这在东中部地区根本不算什么,可是在这偏远的天涯海角山旮旯里,就很有点文化底蕴了。海南二中门口挂的铭牌上八个大字很有意思:“北有海中,南有州中”,很骄傲的广告词。海中是海口的第一中学,州中是自治州中学的简称,做广告而用旧名称,

可见通什曾经的地位,以及这地位在人的心里的位置。这里景色类似江南丘陵地区,河谷四围群山环抱,山不高也不大,植被覆盖很好。每天清晨山间雾岚缭绕,要到近午才散。站在窗口望出去,无论哪个方向都有点氤氲缥缈。随着旅游开发,房子如林般造了起来,还都是高层,阻隔了山水阻隔了视野,可以凭眺的窗口也越来越少了。那就去爬山吧,青山绿水中出汗都是舒服的。城北的太平山是唯一修筑了石阶的,一条翡翠谷流水潺潺,山上的太平水库碧波荡漾。周围的山里都有公路可以进去,通向每一个村寨——这是海南的一项重大工程,叫作村村通。这里气候宜人,

福建

寻访土楼之妙

曹正文

陌春三月,车至福建塔下村。我远眺高山呈梯田状,近观水乡如江南曲,两者有相映之美。导游小沈先生引我们远眺一组土楼群,一座方楼(步云楼)与四座圆楼(振昌楼、和昌楼、瑞云楼与文昌楼),聚在一起,各显其美,当地人便戏称为“四菜一汤”。

我看那土楼群,依山而建,层层土墙掩映在山光岚影之中,其中步云楼历史最为悠久,始建于明代中叶,由黄氏族人而建。其他四座楼皆建于上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。它们远观如飞碟方阵,又似盛开的中国建筑奇葩。

我们随后参观“东倒西歪”楼——裕昌楼。那日正逢“观音生日”,因此裕昌楼内人声喧嘩,喜气洋洋。这座土楼状如古堡,依山面溪,据说此楼按“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”五行布局,那圆形的土楼宛如一幅布满星座的天体图。由于建于元代,楼内回廊支柱左倾右斜,最大的倾角达15度。小沈说,当年楼主因克扣木匠工资,木工有意为之。楼主则听之任之,几百年来居然屡经风雨地震侵蚀,此楼则无恙,“东倒西歪”遂成奇观。

楼内游人如织,当地土产销售甚旺。我见有一画铺,陈列之画皆以土楼为主体,老板林建良正是油画作者,他笔下大小不一的各种土楼,配以闽西风景,画而其美,我挑一幅购之,挂于书斋内可朝夕回忆此地美景。

从裕昌楼出来,见那漫山遍野的碧绿如黛,在杏花柳雨中又多了几分诗意,而清纯如酿的空气有点甜沁,这在上海是享受不到的。

我们从“南靖土楼”出发,不久便来到“永定土楼”。参观的第一座土楼,是当地“最富丽堂皇的土楼王子”——振成楼。振成楼的妙处在于“外土内洋,中西合璧”,它按《易经》中的“八卦图”布局,每卦6间为一单元,卦与卦之间有青砖防火墙,能合能隔,关门自成院落,开门则连成一片。故神奇土楼又誉为“和谐之宅”。

我沿着圆形土楼走了一圈,见好些人家有镂空屏门,步上二楼,绕过古朴典雅的走廊,见到仿西洋式装修的中堂大厅,那石柱石梁与三角形屋顶,酷似希腊雅典神庙风韵。

更令人感到神奇的是,土楼内楼阴阳八卦方位,挖了两口井,东井处于阳极,西井处于阴极,水质居然大不相同。

永定土楼层出不穷,袖珍如“如升楼”,府式有“福裕楼”,还有“布达拉宫式的土楼”——奎聚楼。我一路走去,那古风沉郁的土楼竟成了闽西画廊。土楼之妙,在于创造了一种奇特的民族风格,让其在2008年被列入“世界遗产名录”。



和顺古镇



腾冲的民居



腾冲的小溪

四川

正值春日,朋友载我去看成都龙泉的桃花。曾去过金庸大师笔下的“舟山桃花岛”,近处参加过上海“南汇桃花节”,成片成片,桃花很是雄壮的说。成都桃花不同,分散中见闹猛,桃花林分散在农户各自的院落里,确切地说,应该叫“桃花农家乐”更恰当。坐在桃花荫下吃吃喝喝,喝茶打牌,“赏花之意不在花”,成都人也许并不在意桃花开得旺盛还是荼蘼,更多的是享受优游时光。人们从大都市挤出来,透口气。

朋友给我讲,在成都月收入不足三千块的大有人在,照样可以吃得好穿得好。街头好

车真不少,保时捷、兰博基尼、宾利、劳斯莱斯……那次路遇红灯,等待的时候,一扭头,身边停了一辆玛莎拉蒂!哈!“两王一后”全活儿!许久难觅的小小奥拓,与豪车满大街穿梭并驾齐驱,景象可爱而有趣。也是成都一大特色了。成都公交不以东西南北来辨方向,他们以上下左右来区分。像诸葛亮手下的八卦阵,任何一个起点都可能是终点,像一个圆,怎么绕都能绕回来。我必须记住建筑物,来区别是否曾经来过这里。有的小街小巷没有交通工具,乘车刷卡两元,两小时内换乘其他车辆一律不再算钱。真好。有些看起来外表破旧的车

子,车厢内很干净,司机师傅态度蛮好,只是不像上海公交车那么方便,车厢进门处最上方有一个滚动栏,每到一站会提醒乘客下一站是什么地方,我只乘了一次成都公交,还是错过了站,最后还要打电话向朋友求救。

成都人真热情。在街上问个路,成都人会给你说好多,你的心情顿时灿烂起来。有一次朋友开车载我去中心转转,找不到车位,一抬头看见某单位的大门,门口立着“车位已满”的牌子,保安小伙看我们满脸纠结的模样,迎出来,笑笑说,你停嘛,时间不长就停门口外撒,我帮你盯着。我一陈感激。

云南

腾冲的翡翠

志华文/摄

中午在虹桥登上飞机,晚霞中抵临腾冲上空,飞机在徐徐下降,“呀!嘎好看。”前排的一位上海人脸颊紧贴机窗赞不绝口,我也赶紧透过机窗欣赏一番。红的晚霞,绿的大地,空中俯瞰腾冲,绝对是款红绿镶嵌的大翡翠。为了营造名副其实的翡翠交易,腾冲每隔5天有一次翡翠集市,当地人称之为“街子”。在腾冲经营十多年翡翠的好友张先生带我上“街子”,“街子”真是一片翡翠世界,数千摊位,上至几百万元,下至几十元不等的翡翠比比皆是,琳琅满目,美不胜收,一路珠光宝气,让人挑得眼花缭乱,难怪腾冲人说:不上“街子”,就等于没到腾冲。

陪同的张先生不时地拿起形态各异、煞是可爱的翡翠,指教我们挑选翡翠的诀窍:上品的翡翠件要具备水、种、色、工。翡翠主要的代表色就是绿色和红色。正绿色、祖母绿为上品,一款好的翡翠不但有色,还要有水,越为通透的也就越好。三分料七分工,一款再好的翡翠,没有好的雕工,谁都不会多看一眼。

来到腾冲,除了逛“街子”外,必须去离县城仅有四公里的全国闻名古镇——和顺镇。第二天晨曦中来到和顺镇,和顺河上漂浮着一层轻轻的薄雾,几位年轻的佤族姑娘在潺潺流水里捣衣,有的嬉笑谈论,有的哼着我们从没听过的小曲,“噼啪、噼啪”的捣衣声由近而远地向山的那边传去,一幅悠然的山村美图。美图中矗立了一座抗战纪念馆,腾冲县城在滇缅抗战中成为一片焦土,和顺古镇却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了,成为今天的世界旅游胜地。和顺古镇上,摩肩接踵的游人有的在感受淳朴的民俗民风;有的在鳞次栉比的“民居翡翠店”里欣赏或购买翡翠,我们转身来到了和顺镇上的抗战纪念馆,馆内陈列的全是飞机大炮、刺刀枪弹,由此可见,抗战动荡年代中的老百姓是不会潜心玩翡翠的,只有国泰民安、国富民强,口袋丰盈的老百姓才会津津有味地玩起翡翠来。

到腾冲玩赌石,颇为惊心动魄。赌石,表面上赌的是石头里那些似是而非的翡翠宝石,但就是因为这关键的似是而非,赌的其实是赌石人的身家甚至性命,“一刀穷,一刀富,一刀穿麻衣。”翡翠带给赌石人的,有一夜暴富的激情,也有两手空空的迷茫。“一个疯子买,一个疯子卖,还有一个疯子在等待”,说的就是赌石的神秘莫测。来到腾冲,当然也应该玩点惊险刺激的,我专挑了一款800元的原石,拿起摊主特别准备的强光手电,透过强光,真的看不清这石头里是否含有翡翠成分。开吧!摊主把原石夹上解机,“咕,咕”地开刀,这时,我的心情确也平添了几分焦虑,心跳明显加快,好在自我安慰,就是赌输了,也就蒸发了800元。经过十多分钟的漫长等待,解机切去表皮的刀口裸露出红色的翡翠,“好!”摊主也叫好。他要花3000元买回这款原石,我才不答应,说不定这刚刚去皮的原石里面,红翡值上好几万呢?我把原石带回上海,还专门去城隍庙配上了几百元的红木底座,去了趟腾冲,让我对翡翠寄予美好的希望。

龙泉看桃花

王瑜